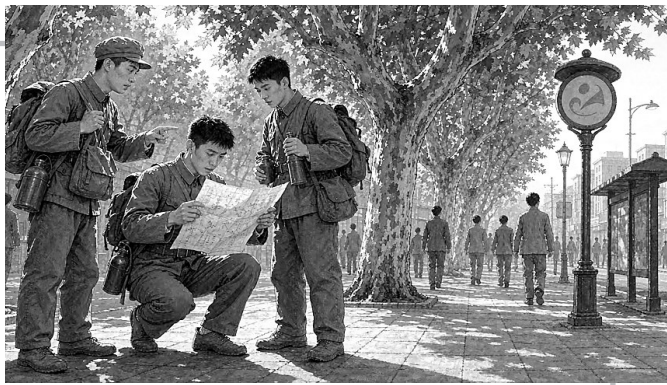


最美的风景在计划外

旧影重现

1987年盛夏的蝉鸣声里,夹杂着青春的躁动与对未知的好奇。那一年,作为一名刚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,我有幸随队前往教导团进行骨干培训。我们的队伍由指导员带队,一行共六名新战士,从安徽全椒出发,踏上前往教导团的路途。途经南京时,我们在中央门车站招待所落脚夜宿。这座六朝古都,对于刚走出家门、步入军营的我们来说,既神秘又充满吸引力。



次日清晨,晨光熹微,我们在招待所起床洗漱完毕,整装待发。集合时,指导员看着我们朝气蓬勃却略显稚嫩的脸庞,语重心长地交代任务:“你们大概都没有来过这座省会城市,今天给你们半天假,三人一组自由活动,想去哪个景点就去哪个景点。但是,一定要记住必须在下午三点前归队。”

这是入伍以来难得的自由时光,听到这个消息,我们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。简单的早饭后,我们迅速分好小组,买了张城市地图,便三人一组离开了招待所。出发前,大家还特意回头再次确认了招待所的位置及全称,生怕归来时找不到“大本营”。随后,我们便登上公交车,满怀期待地奔赴那些久负盛名的景点与历史遗迹。然而,正是

这次充满豪情的出发,成了一场“迷失”与“回归”的深刻体验。

一路上,我们就这样坐在公交车上看风景。反正也没来过,觉得哪里都是风景,哪里都值得一看。过了好多站台后,我们才猛然想起此行的目的,慌忙问坐在身边的乘客我们要去的景点到没到?乘客看了看我们,淡淡地说:“早就过了。”这一句话如同冷水浇头,我们瞬间慌了神。到了下一站,我们赶紧下车,站在站台边,一种强烈的迷途感油然而生。毕竟这座城市太大了,纵横交错的道路、迷宫般的街区,对于初来乍到的我和战友们来说,完全“沦陷”在城市的中心,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了。

焦虑归焦虑,但军人的素养让我们很快冷静下来。我们一行又在街头找到返回搭乘的线

路站台,重新上了车。这一次,我们学聪明了,上车后便专注地听从售票员的叫喊,终于在几经周折后到了想去的一个景点。游览过后,时间已悄然流逝,我们不得不再次登上公交车赶往下一个地方。

尽管这一上午的行程看似毫无目标,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,但正是这段没有定向的旅程,却让我们认识与熟悉了好多原本没有计划要看的景点。我们在摸索中看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风景,那些未曾想看的角落,反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。更重要的是,在忙碌与慌乱中,谁都没忘记去搭乘返回的线路。我们时刻紧绷着那根“下午三点前归队”的弦,最终按时回到了中央门车站招待所。

[江苏·盐城] 王开顺

家有老《辞源》

我有一套《辞源》,硬壳封面,章页早已发黄,扉页写着购于民国三十年。这部分上下集的古色古香的工具书是父亲的遗物,从知事起我就非常熟悉它。

记得幼时,《辞源》就静静地竖在书架上,显得那么的厚重和不可测。稍长,学校停办,百无聊赖,我便盯上了这部《辞源》。

刚看时不易,书既重,字又小且竖排,还是繁体,不少字不认识,读而费力,不看又无书可看,于是翻翻停停,渐渐地,无所不包的知识吸引了我,在打发时光中不知不觉学到了一些文化。后来下乡,行囊中多了这两块“砖头”。山区生活寂寞、单调,幸好有《辞源》相伴聊度时光。睡前,翻几页《辞源》渐入梦乡,何其舒坦惬意!

后来,我教生产队里的耕读小学,一人教三个年级的“复式班”。不到两年,我奉命到区里的中心小学教毕业班,尔后又“破格”教“戴帽”初中班(小学办初中)语文。其时,只有初中学历的我才真正感到《辞源》的不可或缺。

那时抓教学质量如火如荼,读书被视为“跳农门”的重要途径。身为任课教师和班主任,我深感责任重大而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松懈。备课时,对稍拿不准的字、词尤其是文言文,都得对照《辞源》翻检,唯恐误人子弟。同事遇到疑难商讨时,《辞源》成了最好的老师。

回城后,我空闲时写点文章,以言论杂谈为主,有时“吊书袋子”,自然少不了请教《辞源》。记得三十多年前的一次笔会,与邻座互通姓名,其有些惊讶,说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头哩!一笑之余想,可能是常读《辞源》的关系吧。有缘的是,在一次征文活动中,我碰巧获了个三等奖,奖品正是一套精装的价值780元的新版《辞源》,大红装饰既精美又喜庆,恰逢大学教书的外侄女乔迁,送其作为贺礼,恰当又体面。

与《辞源》相交数十年,少时胡乱读囫圇吞枣生吞活剥;下乡时正好填补求知而无书可读的“空白”;写作时遇到疑难常请教。《辞源》堪称终身良师益友。

[重庆] 竺培强

母亲手工缝制的布袋

1989年结婚那年,当时没有现在的编织袋,家里连个像样的手提袋都找不到。老母亲从里屋拿出了5个叠得整整齐齐的布袋递给了我。

她把袋子挨个摊在桌上,指尖点着布面跟我说:大的长袋灌田里收种的麦子、蚕豆、玉米,装得满、扛得稳;中号的留着去粮店、小船上兑换米面用,不撒不漏;小号的专门放你爱吃的赤豆、花生、芝麻,细碎的东西装进去,日子就不会空落落的。末了她攥着我的手,声音轻得像落在布面上的棉线说:“这些袋子是

我熬了5个晚上专门手工缝制的,袋底4个角都用垫布加针加厚,不用了别随便丢了,以后等你儿子成家,要交到他手里。”

那时候我刚二十出头,满脑子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,只当是老人念旧的一句闲话,笑着应了声就塞进了小屋贮藏间。

前些天回老家,看到收藏好的5只布袋,布质发硬,条纹发皱。我攥了攥袋口,想起了老母亲的话语,忽然红了眼,心里一阵粗粝的暖。我摸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,看着布袋上磨出来的柔光,忽然懂了她当年没说出的话。

口的话。她哪里是给了我5个装粮食的袋子啊?她是把这辈子过出来的踏实、对往后日子的兜底,还有藏在烟火里的牵挂,全一针一线,缝进了这5个布袋里。现在我儿子早已成家,孙子也10岁了,我也想好待合适的机会,把这5个洗得发白的布袋重新叠好,像当年我妈递给我那样,交到他们手里。

原来所谓的传承,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就是这几个装过粮食、盛过烟火,被几代人的手摸得暖乎乎的布袋。

[江苏·启东] 张裕新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